

界域

JIEYU ZHEXUE

哲学

◎ 张双喜 著

以「思维与存在关联」的思考（内涵）所展示的具体形态（外延）为对象的探究，构成界域哲学的基本内容。研究表明：哲学家以不同的公理、命题、原理、原则的设定，对「思维与存在关联」所作的阐释，构建了形式各异的哲学小「椭圆」界域。纵观哲学形态推进的演化，哲学界域是由「本体」——「认识」——「方法」——「人本」各异的小「椭圆」的首尾衔接叠加而成的大「椭圆」。

界域

JIEYU ZHEXUE

哲学

◎ 张双喜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界域哲学/张双喜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7-218-07126-8

I. ①界… II. ①张… III. ①哲学—研究 IV. ①B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80335 号

界域哲学

张双喜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金炳亮

责任编辑: 陈娟

封面设计: 书窗设计工作室

赵焜森/钟清

版式设计: 陈伟玮 侯可为 苗雪琪

责任技编: 周杰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真: (020) 83780199

网址: <http://www.gdpph.com>

印刷: 广州市穗彩彩印厂

书号: ISBN 978-7-218-07126-8

开本: 889mm × 1230mm 1/32

印张: 19.625 插页: 1 字数: 500 千

版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1487 83790604 邮购: (020) 83781421

序

就一门学科的“界域”说明，通常是首先要确定学科研究对象的本质内容（内涵），尔后再划定研究对象展现的相应形式（外延），并尽可能地使两者较好地统一为一体。这过程，就如定位的“圆心”由规范的“半径”绕着扫描一周形成的“正圆”一样。

然而，对哲学“界域”的说明，似乎来得较为复杂。按传统的说法，哲学就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什么是世界观呢？世界观就是人们对世界总体的根本看法。按这种说法的“逻辑”，只要人们对“看见的世界”作出说明，就归属于哲学“界域”。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它将似乎来得较为复杂的哲学“界域”问题简单化了。如果说哲学也与“世界观”相关联，那么，它思考的并不是“世界”，而是“看见”。“看见”虽说与“看见的世界”相关，但“看见”毕竟是人的“活动”；“活动”是“存在”的，但又是被“意识”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意识（das Bewuß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ßte Sein）”。胡塞尔也曾指出，“一切意识都是对某物的意识”。乍看去，思考似乎是对“存在是什么？”“意识是什么？”的单个指向说明；然而，实质性的展开，却是对“存在”与“意识”相互关联（缠绕）的思考。结果，思考不可能不将关注由“外在”转向“内在”，形成“存在是被意识所的存在”与“意识是存在的意识”间的相互对峙又不断观照的既独特又复杂

的“哲学意识”的场景。联系到每一哲学的形成和展开，它都是哲学家处在这种“场景”中，就“存在”与“意识”的关联作或“命题式”的或“公理式”的或“原理式”的不同解读，以求对哲学界域作自以为是的描述，从中争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列宁曾经对黑格尔从哲学史上看哲学，从而把哲学史比作“圆圈”——“这个圆圈的边沿又有许多圆圈”的这“一个非常深刻而确切的比喻”给予肯定和赞赏。倘若也仿照“画圆”的方式就这一“场景”作界域性的说明，这所画就的“圆”并不是“正圆”而是椭圆。明摆着的是：如果把哲学围绕着的“存在”与“意识”的“基本关系”（恩格斯）看作其“内涵”的话，这对峙的“关联”总不能被定位于同一个“圆心”上，而只能维系于保持相应“距离”（“差异”）的两“圆心”（“焦点”）上；那么，由此而决定的“外延”，即“存在”与“意识”间的主动所及的“半径”便不是规范的“一条”，而是随动的“两条”。哲学家还是以“命题”（“公理”、“原理”）的方式进行具体的解读，使“两条”随动的“半径”连续起来，从而将“存在”与“思维”（“两焦点”）间所处的对峙状态能够得到统一所作的“全域”扫描。

只要返回到哲学发展的历史，这“椭圆式”的轨迹展示就历历在目。对此，可作一简括：

在古代（哲学的“源起”），哲学家构建起的“本体论椭圆模式”（可以泰利士的哲理作参照），是以“格言”的解读，试图对“世界之本来”作“全域”的扫描；

在近（现）代（哲学的“中介”），哲学家构建起的“认识论椭圆模式”（可以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原理的发现为参照），是以“命题”的解读，试图以“主体与客体的关联”作“全域”扫描；

在近（现）代（哲学的“中介”），哲学家在构建起“认识

论椭圆模式”的同时，又构建起“方法论椭圆模式”（可以爱因斯坦构想的“塔式”模式为参照），是以“公设”的解读，试图以“经验（事实）世界与理论（形式）世界的关联”作“全域”的扫描；

在现代（哲学的未竟“预言”）：哲学家构建起的“人论椭圆模式”（可以卡西尔的“符号世界”的发现为参照），是以“预言”的解读，试图以符号化的思维与符号化的行动的关联，试图对“人的存在之本来”作“全域”的扫描。

如果说哲学史上各时段具体哲学形态展示的若干“椭圆模式”（其实若具体加以考究，岂止“若干”）能大致体现着哲学“界域”的基本征象的话，那么，以哲学“界域”为研究对象的所谓“界域哲学”就首先围绕着这些“模式”的具体展开作出分析说明。不过，作为“界域哲学”，其探究并不止于此。在展开的具体探索中，我们不时引申出（并有待继续探究的）以下方面：

1. 有关“椭圆式”界域的基本要素构成及其运作机制的考察：

已造就的哲学界域，无论属“大椭圆”的图式还是“小椭圆”的图式，就其基本“构体”而言，都是两“焦点”和一“动点”。两“焦点”为“存在”和“意识”。两“焦点”间的对峙是任何哲学具体形态创建时都不能回避的“基本问题”。一“动点”可随创建者的各自“发现”而所作的设定形式相异。或“格言”式，或“公设”式，或“命题”式，或“公理”式，或“原理”式，等等。无论“动点”持何种形式，其设定都是为使对峙着的两“焦点”获得“联结”。据哲学家认为，任何这种至高的“设定”（通常称为“第一原理”），都必定包含有“综合”，这种“综合”只能作展开的阐述而无需作出“证明”（因而哲学从一开始就是区别于“实证科学”之科学）。

哲学具体的构形，即“界域”建立的过程，是“动点”绕着两“焦点”旋转的运动。依其实际，就是对所作的综合性“设定”具体展开阐述的过程，形式地看，“动点”的运作可持两个“极端”的阵势：或趋近于此“焦点”而远离彼“焦点”；或相反，远离此“焦点”而趋近彼“焦点”。按通常的说法就是，哲学家在设定各自的“第一原理”时，往往在“存在”与“意识”的关联上持两种截然相反的“归根结底”。这正是“唯物”与“唯心”相互对峙的所在。不过，从“动点”绕“焦点”的运作展势来看，无论怎么样“归根结底”，这两“焦点”间的“关联”是难以清除的。

由此使我们确立的基本观念和所持的基本态度是：对于历史上成形的哲学所确立的“统一原理”，都应该予以承认。因为它都是在哲学界域的探究中试图作出自以为是的“全域”解读。对于“唯物”和“唯心”，不能出于它们间在“本体”问题上的对峙而抹杀两者在哲学界域探索中的相通之处。因为在这一界域的不同展开中，它们都遵循着同一的“绝对的使命”，即“精神自己以自己为对象”，精神“只是自己与自己发生关系”。（黑格尔语）

2. 有关各“椭圆”间的关联的考察：

在我们看来，各时段形成的“椭圆”图式的哲学界域建构，相对于哲学发展史的展开而言，它们都属于小“椭圆”。每一个小“椭圆”就其所处的该时段来说，都属哲学“全域”的探究之结果，只不过由于时段和所提“第一原理”的限定，使其对“界域”的刻画具有着独特性。

在具体考察每一时段所设“椭圆”的独特性时，我们都不时指明着以下两个观念：其一，各时段的“界域图式”间的过渡和递进的关联基础是相通的。形式地看，虽说各自展开相异；但实质地看，都是绕着“存在”与“意识”的“基本关系”而

旋转。换言之，哲学家可以选择或本体、或认识、或方法、或人本等不同侧面，以各自“原理”的哲学界域作出阐释。但是，无论持何种方式，从根本上都可以由“基本关系”作出最终的解读。

其二，形式上各异的“椭圆”图式间都可以形成“格式塔”的转换。出于各“椭圆”图式建构的“基础”是共同的，加上各“椭圆”图式建构的初衷都是力图就哲学界域作“全域”式的解读。因此，无论就哪一“椭圆”图式作一番考量。只要把握住“基本关系”与眼下“全域”式的解读相比照，就会在思维的视界出现各相异“椭圆”图式间的连贯的瞬间转换效应。可以将这种转换看作“格式塔”效应的特例。因为它不仅仅限于“形式”的，而是更注重实质内容的。

3. 有关大“椭圆”与各小“椭圆”间关联的考察：

一谈到圆周的运动，就会令人想起由“起点”出发经“中介”后“终点”返回到“起点”的运动。哲学界域的“椭圆”造就也无不例外。从哲学发展的总过程看，可以将哲学“本体”的“源起”中经“认识”和“方法”后，“终点”于人“本体”。可以将此称之为大“椭圆”。至于各个小“椭圆”，乍看去并不存在“起点”、“中介”和“终点”的分明划出。其实，每一小“椭圆”都是由“动点”绕着两“焦点”运动造就的过程。该过程的展开从实质上说，哲学家要将创设的“第一原理”（“动点”）作出具体阐述，无论从“存在”和“意识”（彼此两“焦点”）的哪一个出发，这一个总是要通过与另一个的关联才能得以推进；进展一旦试图转向专对另一个作出说明时，才方知运动已返回到出发点。

如果不是从形式上而是从实质（内容）上看，历史上的大“椭圆”图式和各时段的小“椭圆”图式间的关联绝不是“整体”与“部分”的关联，而是同一“机体”中的各不同运作

“方式”。各小“椭圆”图式之所以要以不同的“方式”总是继续着返回“出发点”的劳作，从而使这一“机体”有着持久的活力，完全是由“存在”与“意识”的关联造就的“基本问题”使然。正是这一“基本问题”，成了哲学不断探究却难以获得终极解说的“永恒”命题。它或许就是哲学诱人的魅力所在。

4. 有关“哲学界域”与“哲学境界”的关联思考：

就“哲学界域”的考虑，很自然就会联系到其探究的意义所在的问题。在我们看来，其意义可从“哲学界域”与“哲学境界”的相互关联中作出思考：其一，“哲学界域”的特定展开形式（小“椭圆”图式）都是给定了的一种“哲学境界”。深究各哲学家作哲学界划所作，都是在进入“精神王国”后，遵循着“精神自己以自己为对象”、“自己与自己发生关系”及其展开的劳作。按其探究过程始终是自主的、自由的和创造的；按其探究结果，他确实供出了一种有时限、有层次具有独特性的“精神视界”。只要人们不带有“先入为主”的偏见“进入”其中作专心研读，就会被某种难以言状的“无限的纯真忘我地投入了思考的激情”（伽达默尔语）所煽动；待到平静后又自觉其间有某种精神“困惑”所生成。这正是形成某种“哲学界域”之情景。由此可以认为，某一具体“哲学境界”的“境界”意义，就在于它的独特精神（思维）“路向”的恪守与隐约留有作出新“选择”的自由。

其二，“哲学界域”的历史嬗变体现着人类精神“境界”的不断提升和愈加丰富。如上所述，正因为具体“哲学界域”造就的“哲学境界”都具有“定格”与“破格”的双重“自由”，“哲学境界”的不断提升就由具体“哲学界域”的历史嬗变所提供。要使自己的“哲学境界”逐层渐高地丰满起来，就要在总体上握有“哲学界域”所体现的精神（思维）总“路向”，时时由其间不断“燃烧”的思考激情所激励。只有这样，才能够

对人类创造的“存在”世界与“意识”世界间的关联有着“全境域”的真切体悟。

顺便一提的是，本书采用“对话”的格式，一来便于“思考”的展开；二来借助此寄望哲学家的“思考的激情”更利于获得激活。

目 录

第一篇 哲学—哲学的界域—界域哲学	1
第一章 什么是哲学	3
第二章 哲学的界域	46
第三章 界域哲学	84
第二篇 源起。格言式—本体论—人与自然世界	111
第一章 格言式	113
第二章 本体论为主体的“三论”统一	164
第三章 界域特征：自然哲学的扩展	209
第三篇 中间（一）。命题式—认识论—主体与客体	239
第一章 命题式	241
第二章 认识论为主体的“三论”统一	383
第三章 界域特征：哲学与科学的大统合	431
第四篇 中间（二）。公设式—方法论—经验世界与概念世界	453
第一章 公设式	455
第二章 方法论为主体的“三论”统一	472
第三章 界域特征：科学哲学的扩展	491

第五篇 终了。预言式—人论—符号世界与文化世界	535
第一章 预言式	537
第二章 人论	546
第三章 界域特征：返回到原初的全域扩展	590
后 记	613

第一篇

哲学—哲学的界域—界域哲学

作为普遍者，精神自己以自己为对象，作为特殊者，精神就是一个个体。但作为普遍者，它又超出了这个体性，统摄了它的对方，是它的对方和它自身的统一……精神的这种只是自己与自己发生关系就是绝对的使命。

——黑格尔

每一学科研究的展开，都要首先确定其研究的对象（内容）、研究采取的基本方式（方法），才能使其研究成果显现意义（功能）所在。哲学这一学科虽说也不例外，但却表现出它的奇特性。哲学研究的其他问题暂且撇开不论，仅与哲学研究的对象和研究的方式密切相关联的“什么是哲学”的问题而言，竟也成了古今中外众多哲学家争论不休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

在此，我们并不刻意对“哲学”作出什么新的界定，而是试图循着哲学的生源地呈现的基本特征，并沿此展开，力求指明其研究的基本策略和方法，以及成果的意义所及。在此基础上作出哲学活动的“界域”判定。而对该“界域”的继续思考，就构成了界域哲学展开的基本内容。

第一章 什么是哲学

丛：乔，你我都是长期从事哲学教学和研究的，你认为在谈论哲学的时候，最为棘手的是什么问题？

乔：我说出来可能你也有同感。虽说哲学研究的问题很多，但其中莫过于揭明“什么是哲学”这一问题最为困难。面对的困难不在于众多哲学家对该问题不是没有作出回答，而是各自都作了有别于他人的说明。这种状况，正如哲学家罗素描述哲学家在就数学命题表达的意义展开的争论那般：“至今为止，数学哲学像哲学的其他分支一样一直被争论着，没有任何进步。虽然一般来讲，数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正确的，哲学家们争论的是数学命题到底是什么意思；虽然某些东西是正确的，没有任何两个人会在正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并且如果某个东西是为人所知的，在为人所知的是什么上，也没有任何两个人会达成共识。”^① 作为介入哲学“圈子”作一番哲学思索的人，仿佛后来都发觉自己处于跟“布里丹的驴子”^{*}一样的处境。这种状况，你或许跟我一样都会遇上过。

丛：对你所说，我确实有同感。我有时在想，在“什么是

① 转引自〔英〕雷·蒙克、弗雷德里克·拉斐尔编著：《大哲学家》，海南出版社，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1页。

* 布里丹是丹麦哲学家描写的一头小驴。它在干枯的草原上好不容易找到了两堆草，刚想吃这一堆草，又觉得好像应该吃那一堆；要吃那一堆草时，又觉得还是应该吃这一堆。这样左右折腾地徘徊，结果在犹豫中饿死了。

哲学”这一问题的解说上之所以难以建立共识，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就“什么是哲学”作出解说本身就直接涉及到哲学研究的方方面面，依柏拉图的说法，要寻求一个定义就是搜寻它的那个理想的、永恒的和不变的形式。这方方面面与永恒不变形式的对垒，显然成了不可轻易跨越的“思想屏障”；二是即令有志者试图作跨越之尝试，也未必就能胜任。在柏拉图看来，他需要具备天赋的思想素质。因为哲学是通向这个崇高的形式世界的阶梯。它的高贵的梯级是为那些在运用辩证法进行辩论方面特别有天赋的杰出人物准备的。^①很显然，对于我们这些虽涉足哲学但并没有什么建树的人来说，自感技不如人，处于无所适从的困惑状。

乔：你借用柏拉图的思想说明的两个原因都符合实际。不过，仅就这两个方面作进一步的思考，似乎会引出新的困惑。如果说，寻求一个定义就是设法找到那永恒不变的形式的话，那么，每一个自认为找到了那永恒不变形式的哲学家，都觉得他人所找的就那么永恒不变？再推进一步，既然哲学是通向寻找这种永恒不变形式的阶梯，参与攀登这一阶梯特别有天赋的哲学家，应该更顺畅地登上极顶，都能获取同一个“崇高的形式”；然而，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并非如此。这般情景，正如哲学家笛卡尔所描述的：“关于哲学，我不愿多读，看到它虽然为历代最优秀的思想家所耕耘，但是仍然没有发现一件大家不争执不疑惑之事理，我也不敢希望有比别人更好的运气。可是，看到在同一问题上，有那么多不同的意见，且皆为博学之士所主张——虽然真的意见绝不能多于一个。”^②

就此，我作了进一步的思考：问题似乎不在于是否存在着

① 参见：《大哲学家》，第23页。

② 笛卡尔：《笛卡尔思辨哲学》，九州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那个“崇高的形式世界”，也不在于参与攀登的特别有天赋的哲学家自身存在的某种缺陷上，而在于哲学自身的特性上。在我看来，哲学有着两个极显著特性：一是它是人类意识（智慧）最高层面的东西。哲学是“科学之科学”，哲学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① 这些说法都是这一本意的表达。哲学追求的既是真理，又是某种信念。正由于此，诱来不少博学之士攀登不已；二是它的展开内容和表现形式都不存在至上性和终极性。哲学既然是“科学之科学”，它就必须依据于具体科学的展开和发展。它的“超出”只是在科学确立的现实基础上的升腾，不可能变成置基础不顾的空中楼阁。哲学既然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它就不可能离开时代精神的“沃土”，更不可能不随着时代精神的改变而改变。可见，企求在哲学上寻求终极，只是哲学家的一种精神寄予。

从：通过你的进一步思考，我感到我们的谈论已逐步接近“什么是哲学”这一问题思考的中心了，同时也使我想起了哲学家伽达默尔所陈述的一个观点：“从现代哲学的景况出发——把我在数学中追溯到的各条哲学道路真正地同今天关联起来。把它们整合进一种先验地构建起来的历史进程（黑格尔），在我看来就如历史主义的相对主义中的一样不能令人满意。我赞同莱布尼茨，他曾说过他本人几乎赞同他所读过的一切。但和那位伟大的思想家相反，这种经验的刺激并没有让我感到我必须创造一个伟大的综合。实际上，我开始自问哲学是否仍然能够被置于这样一个体系化任务的题目下。毋宁说，为了解释学经验的发展，难道哲学不是必须保持彻底的开放，对那些一直以来显而易见的事情感到好奇，使用它的力量去抗拒它已看到的东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页。